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朱惠民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 王聿祥

封面设计: 朱展程

2267-1/1200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朱惠民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8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321-1180 C/I-898 定价: 8.20元

序 言

王 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是成绩最为突出的门类，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可以说是达到了群星灿烂的程度，难怪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散文一、二集的编选人周作人和郁达夫在导言中都曾经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了。

这个时期散文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在“五四”新思想的猛烈冲击下，“王纲解纽，处士横议”，特别是一旦从封建思想、礼教束缚下挣脱出来的年轻学子们，迫切需要淋漓痛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这种不拘一格、可以畅所欲言的散文文体，正为这些“处士”和“学士”提供了极为合适的表达形式，于是现代散文就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起来了。这个特定时期的散文，不仅佳作如林，名家迭起，真有点“百花齐放”的气势，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形成了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流派，其中之一，就是姑且可以称之为白马湖的散文流派。

这派散文之所以以白马湖命名，是因为这派作者或多或

少都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有关，他们多半曾经执教或讲学于该校，如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朱光潜等人，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的散文都有一种共同的或近似的风格，即像优美的白马湖湖水一般的清淡自然，隽永纯净。

对这些散文作家的大致相同的美学倾向和比较近似的艺术风格，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更极少有人把他们视之为一流派。然而事物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也正如郁达夫所说的：“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艺批评家）添加上去的，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似的”。^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观念的更新，再加上海内外和海峡两岸文化学术的进一步交流，使我们了解到台湾诗人兼散文家杨牧在他于1984出版的《中国近代散文选》^②的《序言》中就曾提出过白马湖派散文这一论点，并把夏丏尊、朱自清奉为这派的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当代台湾散文作家，如林文月、许达然、王孝廉等，就曾受到白马湖派的影响；香港学者黄继诗在他1987年发表的评论香港著名女散文家小思的文章《试谈小思》中，在谈到小思的作品《丰子恺漫画选译》和《路上思》时，也曾说过“即使单以此两辑文章，小思似已可跻身于当年白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③这样的话，无独有偶，大陆学者陈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② 杨牧：《中国近代散文选》，台湾洪范书店1984年版。

③ 黄继诗：《试谈小思》，《香港文学》1985年第3期。

星在1991年1月发表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论文《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中，也持有相同的观点：“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作品风格是什么呢？这在丰子恺、夏丏尊、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中可谓表现无遗，即清澈隽永、质朴平易，从不矫揉做作，力求自然畅达。”而本书选编者朱惠民更是以他努力搜寻、精心选编的作品，和广征博引、言之有据的长篇论文（即本书的《后记》）来论证白马湖散文流派的早成事实。由此可见，时至今日，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白马湖散文流派的，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孤见了。

关于本书的选编者朱惠民同志，在这里我感到应该介绍一下。我和他本来素不相识，直至今日也还未曾见过面。大概是前年的秋天吧，我忽然接到一封信封上署名浙江宁波市区党校的来信，信中他自我介绍是党校的中年高级讲师，说是他曾阅读了我所选编的《新月散文十八家》和《中国现代十家幽默文选》，以及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上评论许杰先生散文的文章，知道我对现代散文很有研究，并从学报编辑部得知我在出版社工作，并说他想选编一本白马湖派的散文集子，同时目前正在撰写有关的论文，希望能得到我的指教并帮助出版云云。当时我一方面既惶愧于他对我的过誉，另方面也对他的热爱中国现代散文引为同好，但又感到他只是一位党校的中年高级讲师，严格说来还只能算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业余的中国现代散文的研究者，是否确有能力选编这类具有一定学术内容的选集，还值得考虑，但出于编辑的职业习惯，我还是及时地回信请他把论文和选编的提纲寄来看看，不久之后，我就先后陆续地收到了他寄来的选编的目录、复印的选文，还

有长达一万多字的有关论文，字迹工工整整，选文篇篇都有出处，有些作品还是我闻名已久，而尚未读到的，如当时春晖中学的校刊《春晖》和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刊物《大风》上的文章，这些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认真、严肃，不像某些中青年人那样的急功草率。等到我把他的长篇论文和选录的作品看完以后，不仅打消了我对他能否选编这样选本的原有的疑虑，还为他的一些创见而惊喜，如指出白马湖派领袖的散文内涵具有不同程度的禅机等等，更为他这种热爱现代文学，艰苦探索的精神所深深感动。从他的言之成理的论文和认真搜集的作品中，我意识到他是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上面了，为了寻找一篇文章，正如他在来信中所说的，会在尘封已久的书堆中翻上好几天；为了搜求一个论点，几乎时时关注着有关的报刊书籍，在拜金主义相当泛滥，严肃文学日趋冷落的今天，这种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和认真求实的态度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因此当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他的选本，他又要我为他作序时，我虽然明知我的能力未必能够胜任，但为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所感动，也是为一种编辑的职责所驱使，我感到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答应了下来。

对于本书的入选作品和选编者所持的观点，我是基本上持认可的态度，虽然对于其中的某些倾向，例如将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所有同人刊物均视为散文白马湖派的摇篮，将先后执教于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教师均列为白马湖派散文作家等等，我感到还可进一步商榷，但这并不足以掩盖本书选编总体上的成功和某些观点的卓识，仍不失为言之有据的一家之言。

此外,我还想补充几句近乎题外的意见,那就是为什么白马湖派散文长期来未能引起较多研究者的关注?难道这派散文相当明显一致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众多的研究者一直视而不见?我以为其主要的的原因之一,乃是不少研究者囿于这派作者的原有的文学社团身份的结果。白马湖派散文的作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住了研究者们的手脚,使他们不敢或不便再把他们划分为另一文学流派,以免有强使他们另立门户之嫌。其实这个貌似复杂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在一个大的文学社团之中出现某一分支流派是完全可能的,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也并不罕见。在这里我感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研究会的联谊性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是人数最多的文学社团,总数达数百人之多,除去设在北京的总会,还有广州、郑州、宁波、上海等多处分会,其性质与其说是文学流派,不如说是文学联谊会更为恰当,这从《文学研究会宣言》中亦可得到证实。该宣言一开始就说:“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其中涉及文学观点与主张的,只有在第三条中的这样几句:“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只是认定文学是一种“很切要”的工作的作家们的联谊社团,至于如何贯彻这一主张以及采取何种创作手法是大可因人因题材而异的。因此,在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因地域、气质、素养的近

同而形成特定时期的一个散文流派——白马湖流派，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乎历史现实的情理的，至于这派的起迄、流派特征以及人数的多少和作品影响等等，将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讨的课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我感到本书不只是白马湖散文的认真的并有创见的选本，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进行深入探索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开拓价值，希望能因此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1993年7月1日

目 次

(以姓氏笔划为序)

序言.....	王 弼
---------	-----

王世颖

既望的白马湖.....	1
放生日的东湖.....	3

丰子恺

山水间的生活.....	6
渐.....	9
儿女.....	13
秋.....	17
春.....	20
杨柳.....	24
梧桐树.....	27
怀李叔同先生.....	29
白鹅.....	37

叶圣陶

没有秋虫的地方.....	42
--------------	----

藕与莼菜·····	44
暮·····	46
与佩弦·····	49
白采·····	53
两法师·····	56
刘大白	
心钟·····	64
《龙山梦痕》序·····	69
太阳姑娘和月亮嫂子·····	75
刘延陵	
《蕙的风》序·····	78
巡回陈列馆·····	79
朱光潜	
无言之美·····	82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94
绿·····	103
《梅花》的序·····	105
春晖的一月·····	112
刹那·····	117
《忆》跋·····	121
背影·····	124
白采·····	127
儿女·····	130
白马湖·····	137

李叔同

- 给夏丐尊的信..... 140
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 141

郑振铎

- 猫..... 147
蝉与纺织娘..... 151
海燕..... 154

张孟闻

- 烟火之什..... 158
聪明人
——白露之什(其四)..... 164

俞平伯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68
湖楼小撷(两题)..... 175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177
眠月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183
山阴五日记游..... 188
坚瓠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呈佩弦兄..... 192
打橘子..... 193
忆白马湖宁波旧游
——朱佩弦兄遗念..... 198

夏丐尊

- 读书与冥想..... 207

春晖的使命·····	211
《子恺漫画》序·····	213
猫·····	217
白采·····	224
白马湖之冬·····	227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229
徐蔚南	
山阴道上·····	232
快阁的紫藤花·····	234
香垞峰上鸟瞰·····	237
附录：	
白马湖回忆(张孟闻)·····	241
《诗》月刊影印本序(刘延陵)·····	245
红树青山白马湖(选编后记)·····	朱惠民

王世颖

既望的白马湖

海面的团圆月已经赏鉴过，白马湖底山间明月，也舍不得轻易放过的。既望虽然已是下弦，究竟月亮却缺不了多少。

晚餐才罢，绿茵茸茸的草地上，已坐满了人，等候那明月上东山了。

如果席地而坐的都是语言投机的朋友，自然是和兰亭雅集一般有趣；可惜我们中间，不但是一群群底隔膜，甚至是一个个底隔膜。话里面有话，面孔背后还有面孔，肮脏的心坎里假意欲露出些倜傥的格调来，矫揉造作，在平空腻绿的草地上，我便如坐针毡了。

我们两三个人，就沿了河岸，绕过高厦，到一片空旷的所在。山间明月，果然是好看。看惯了白马湖山间明月的人，他们早已不愿领月儿底情了，这原是人底天性。所以还留得这一块人弃我拾的好空间，让我们来细细地消受。

我们便在傍水而筑的平台上蹲着，这平台是为了游泳用的。横度不过二丈的溪涧里，只有一柱散乱的织纹形的月光，

隐约还看见鱼儿啜水的泡沫，它们惯常浴在水底之月光里，它们并无所谓惊异了。隔溪一带平原，田畦间一片黝黑，稻叶西倾，俯仰中含有自然浑朴的节奏。稀朗的树木，零落的人家，在清光里显得一切都澹泊，凄绝。再放眼过去，重叠的山峦，壁垒森严似地摆在我眼前。山麓下一粒微光，大概是沿山的小河里渔家底灯火了。月姊依回在两峰之间，整个儿的面庞，全部显露给世人，娇羞一点也没有。柔婉的月，有峥嵘的山头武卫般伺候着伊，比起昨夜海阔天空的伊，威武矫健得多。伊底光芒，逼射在峰头，散荡不开去，峰巅也染成灰白色了。这是雄秀调和的一幅错综图画。

我们中间的谈话，确乎是很和平，宁静。名利底概念，淡远了；倥偬的意味，疏懒了。我们并不是深交，有月儿无形地监督着，虚伪的话，假惺惺的行为，不必强自克抑，自然会隐藏了不少起来。

然而老是在这般孤高娴静的太空里过生活，在我们是福薄消受不了，在婵娟也不肯天天这般现身于碧穹，让人们任意玩弄的。得一日闲是我福，今朝有月便今朝享，莫管来朝呵！

可惜我们都是长途底征夫军书旁午，也来不及懂得月儿底细腻处。普天下的伊们和月儿是时常接近的，如果伊们也在此地，伊们所晓得于月儿的必然很多，关于月儿底事，由伊们轻芳的嘴里传出，于我们征夫也有些安慰吧！

近伏的夜里，竟似中秋那般凉爽。一杯清茶：已见了底，皎皎的月姊，在深山围抱中，似欲夺围而出向太空飞去：原来已到了可以入梦的时节了。

听说草地上时有蛇虺夜行：大概也是和我们同好的。归途中不敢惊动它们，蹑着脚步儿寻得了旧时的蹊径。

1924年8月8日在沪宁道上追记

(选自《倥偬》)

放生日的东湖

这是第三次游东湖了。我初到越州，第一遭去访问的山水是东湖，中间又去过一次，那天——东湖放生的那天，我又去了一次。三次中间，这一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象；不过是适逢盛会，冷落的崖壁之下，平空添上一大群一大群仕女底足迹，清碧的池水里，倒映了几许钗光鬓影以及渔夫俗客底影子罢了。

东湖离城不过十几里路，舟楫可通。当初湖址都是石山，经石工一番开凿，几年以后，巍峨的石山，一落千丈，变成很深的地窖了。后来有人把此石山外的水，放往深窖中去，东湖便这样造成。前清有一位姓陶的，在那里经营田舍，从事葺理，居然另是一幅天地了。

石工剥凿的痕迹，几十年以后的现在，还是显露在我们底眼前。几十丈高的峭壁，石角峥嵘，除了石缝中有这么一两株野花，其余一片都是黝青的颜色。立在湖底堤岸上，仰头瞭望，那岩巅尽处，上面覆上一层青黄的小草，大概又是别一个世界了。上面只有一株苍梧，昂首向青天，睥睨了一切，人工底灌

溉，苍梧是不用的，人又何必梦想去灌溉它呢，只有它才会生在那峻险的岩顶上呵！岩上大概还有人烟，我们看去，常有侏儒般的女人在那儿耕种。居高临下，伊们是多么凉爽呀！

我和一般朋友——男的女的都有，在今天来，并不知道是放生的日子，我们满望着在幽篁深处清谈一下，可是今天底东湖随处都是红男绿女底足印了。我们懊丧之余，大家都说着不快。我尤其会不乐意起来，因为南方湿重，我底足疾，发了三个月，老是不好，今天兴致特别好，铁拐李般蹺了脚来，反弄了个满腔没趣，对我底脚开玩笑也太厉害了。

三十几个人，三三五五，各自跑向爱跑的地方去。我也撑着手杖和几位朋友前去。陆女士主张到湖中去荡漾，我们都附议，可是找不到艇。东湖底水面，今天偎依一番，看来是无望的了。

少年人总是这样：遇到了失望，总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伊们到了此地，失望了，下艇流连的观念，又失望了。但伊们还不断地向前，要在尘嚣中找出干净土来，我底脚虽然有些倔强，却又不肯在伊们面前显出颓唐的老气来，它也就只好跟着我底心走了。

我们终至于没有找出合我们心意的地方来！还是在人丛里混混罢。

这种放生，真是笑话。渔人网罗了无数的田螺，无数的鱼虾，堆满了一船，沿路兜售给放生的游客，被放的田螺鱼虾，这天白白被太阳晒了一天，做了一天任人播弄的玩物。便宜了渔夫，今宵可以陶醉了，受苦的还是田螺鱼虾。

一大筐底千年龟，人们一只只抛向湖心去。龙钟的躯体，